

1931—1945年

总主编◎张中良
副总主编◎章海宁

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本卷主编◎李 怡 李俊杰

第六卷·诗歌②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第六卷

1931—1945年

总主编◎张中良
副总主编◎章海宁

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本卷主编◎李

怡

李俊杰

第六卷·诗歌②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黄震遐

哭辽宁救辽宁

从鸭绿江到山海关，从鸭绿江到山海关，
二千里的河流在痛哭哟，摩天岭在摇颤。

你们这些河流，这些森林，这些田地——
这些可怜的，亡了国的山！

静静地听着吧，甲午英魂的哭喊；
忍痛地等着哟，热血铸就的旗杆！

鸭绿江哟，神圣的鸭绿江！你已不属于我，
你已不是我们的边疆！
悲风扫着数不清的枪！
看，敌人是前进了，前进了，
践踏着关东的高粱。

敌军已占领了我们神圣的土地！
敌军已占领了我们神圣的土地！



中国的风痛打着他们的战旗，

中国的土死咬着他们的马蹄。

中国的人呢，中国的人呢？

爆发哟，我们的勇气！

敌人已侵入国门，敌军已侵入国门！

爆发哟，我们的勇气，奋起哟，我们的精神！

头上飞着中华民族的魂，

背后一片爷娘妻子的哭声，

来哟，敌人，来哟，敌人！

这里就是你的死所，这里就是你的坟！

东北的兵哟，东北的心！

前进哟，抓着这个机会！

泛滥哟，黄河，泛滥哟，长江！

泛滥哟，汉水，泛滥哟，珠江！

泛滥哟，中原的洛水，泛滥哟，边远的金沙江！

泛滥哟，泛滥哟，泛滥哟！

泛滥的不是洪水，是数不清的枪！

汹涌，澎湃，中国人狂怒的波浪！

冲锋，前进，刺刀决死的锋芒，

热血铸就的战旗扶摇直上，

鲜红的绸面卷起血般的纹浪，

神州的雨痛哭，神州的风发狂，

风雨中集合的号音是凶猛，是悲凉！

中华的女儿哟，告别你的闺房！
中华的男儿哟，送他们到营房！
中华的民众哟，鼓动你伟大的心房，
离开你的田野，揭起你的旗杆，
抛弃你的书本，捣碎你的亭子间，
训练哟，在操场里流汗！
出发哟，剑锋指着山海关！
祖国的太阳落了，祖国的太阳落了！
异族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江山！
可是，祖国的男儿哟，祖国的妇女！
未死哟，我们的肝胆！
吹哟，中国的喇叭！
开哟，中国的血衣！
死哟，死哟，死哟！
站稳哟，每人脚上一颗钉，
一粒子弹，一条日本人的命！
各人拿尸骸阻挡他们的前进，
啊，东北的兵哟，东北的心！
你可闻背后我们的足音？
你们的田园哟，你们先祖的乡井，
踏着你们的血泊呀，我们前进！

东北的兵工厂没有了！
东北的飞机没有了！

东北的迫击炮厂没有了！

东北的村落焚毁了！

东北的田园荡平了！

东北的男儿在那咆哮，

东北的女儿在那狂叫，

东北的幼童在那乱跳！

东北的心哟，东北复仇的心哟。

简直变成狂澜烈火了！

东北的拳头，东北的牙齿，东北的刺刀，

谁能抵抗得了，谁能抵抗得了！？

南满路化成了灰，

三千里一道血轨！

你们恃武力拿去，

我们用铁血收回！

俄罗斯四十万的冤鬼，

中国二十五年的血泪，

都在这南满路，模糊的南满路上！

东北的兵哟，东北的心！

我们去死是为我们的中华！

前进哟踏着祖国的沙！

夺回哟我们失去的国家！

死哟死哟死哟！

我们死去是为我们的中华！

从鸭绿江到山海关,从鸭绿江到山海关,
二千里的河流在痛哭哟,摩天岭在摇颤。

你们这些河流,这些森林,这些田地——
这些可怜的,亡了国的山!

在刀锋下,你可闻我们悲壮的呼喊?

等着哟,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跟着复仇的,热血铸就的旗杆!

◇ 黄德胜

哀东北

弥漫了东北的太阳旗帜乱飞扬，
弥漫了东北的矮奴气焰好猖狂！
竟欲亡韩之法亡我国，
已是依样葫芦描写中。
啊啊，我们不要这般地醉生梦死！
啊啊，我们不要这般地萎靡颓唐！

满东北遍地起烽烟，
满东北遍地好凄惨！
痛心了怯懦军阀不抵抗，
可怜小百姓性命像蝼蚁。
啊啊，江河只流着很呜咽的悲声，
啊啊，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

什么公理公约和正义，

这是欺凌弱者的工具。

可是，我们的正义只从敌人斗争里，

我们莫再说什么和平，守什么镇静。

锦绣的山河然后永远地存在，

百姓的生命然后长久地保存。

矮奴已经侵占我们的领土，

我们还能伸着颈子求国联？！

凭着铁血去奋斗，

嫩江之战破敌胆！

杀，杀，杀到扶桑三小岛，

终能恢复我们的山河！

◇ 萧 军

世界的未来

太平洋，
已是泛起了血的赤光。
隔岸的大陆，
已是人吼如狂。
连天的野火，
早是烈焰直上。
火光中人的面像，
没了头发，
也没了衣裳。

你世界万恶的罗马都，
你世界沉靡的巴黎市。
你耸着鼻头骄傲的白皮儿。
你老而欲死的蒙古族，
你杂颜色被世界所遗弃的贱民之种……

不工作的叫你们全毁灭了吧！

毁灭在这伟大的洪炉。

不工作的人们骸骨烬了，

不必要的地物也烬了，

世界的凸凹平了，

雷风熄灭了，

但这地体哟，却成了第二个太阳，

还在飞着火的长枪，

燃烧余障。

地体冷却了，

凝成一个水晶球体。

表皮有着新的世界了，

那里有人哟，正在歌唱：

“我们的世界，终于到来！

我们的世界，终于到来！

我们相爱在这样的世界里，

不用担半点惊骇；

浪抛一滴滴爱泪。

这个世界，

是我们亲手造得，

你也在，我也在，还有我们的同侪。

可怜我们的同侪，

可敬我们的同侪！

他们没有一个废材：

他们的锤运如风，
他们的砧火如虹，
他们飘急得如电，
他们镇定得如冰！
可怜我们的同济，
可敬我们的同济！
碧阴之中，
湖滨之旁，
同济正在歌唱。
这歌唱是纪念那中途丧却的，
他们不能与我们共享！
他们的灵魂，
是不会走开，
这是他们所致力过的，
他们将同这世界一样，
不能使我们忘怀！”

爱的，这声音有些悲伤吧？
这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悲伤！
这不是已毁灭了的那个世界：
那卑懦，那无耻的人们被迫的悲伤！
这是胜利者们的哀悼，
同济们的歌唱。

我们纪念我们之中已死了的，
也纪念这世界的未来！……

三二年冬

附记：这篇东西，在前边还要有约二分之一，丢了，现在却就剩这一点。

可怜的舌头

我是个罪徒，
——一个时代的罪徒！
可怜是我的舌头！
还为它的主人辩护。

我的舌头，
真是个忠实的奴仆！
它说自己是靡非时特，
为浮士德而服务。
它会学黄鹂的姣啾，
也会摹杜鹃的哀啼；
苍鹰的呼啸，
小麻雀的啾唧。

黄鹂姣啾，还该怎样怜人？

杜鹃泣血，该怎样凄迷！

苍鹰与麻雀又怎样矫鸷与柔赋！

我有这样一条舌头，
就是我唯一的武器。

什么是同情，
什么是英勇，
什么是阶级的叛逆，不妥协的斗争。
我的舌头它也将这些，
常常歌颂。

我知道：

人的快乐是建筑在髑髅上面；
美丽的花朵，要生在血泊中间。
人髓酿成的葡萄酒，
才是莫名的芳醇！
人筋绞成的比牙琴弦，
才是美的音韵。
芳醇的葡萄酒，
琤琮的比牙琴，
月圆，花好，姑娘啊！
春宵一刻几千金？

是的，我是个时代的罪徒！

我是个刁狡的妖狐！
我能幻化姣童与美女。
能幻化弱者丛中的丈夫。
我的尾巴，常是偷藏在两股的中间，
本身的气息，
常用人间高价的香料泯满。
我们的远祖，
谁全知道是善媚的种族，



我们的本身，
是强者们的侍妾，弱者丛中的丈夫。
我们的根性，只爱腥膻，
饮食，只爱残骨和贪泉。
尖嘴与秃头，
才成就了我们的营钻。

漫天的哭声，
是美的颂歌！
无涯的血海，
是美的流波！

我们的美丽，只要残忍装成，
我们的福祜，只有无耻获得。
舞吧，踏着他们的骷髅！
醉吧，饮着这血酿的葡萄美酒！
着起他们的纤微织就的衣裳来……
放起我们的歌喉。
尽力延长我们的生命吧，
只要翻动起我们的舌头。

《星星剧团》团歌

我们的身躯渺小，
我们的光芒微弱，
我们的故家是暗远的天空，
我们的任务是接待黎明，
黎明！黎明！
黎明到了，
我们去了自有那伟大的红日，
会将友们拂照，
拂照！拂照！
只要友你们幸福了啊！
我们用不着什么悲悼！
我们永为友你们的幸福笑着，
笑着，笑着。